

學海類編

第四十七冊



棠陰比事序

開禧丁卯春僕以饒之餘干尉趨郡書滿糾曹孫公起予武林人也畱款竟日話次因及臬事謂凡典獄之官實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國祚修短係焉比他職掌尤當謹重近者番陽尉胥爲人所殺昏暝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續執俞達以告證佐皆具亦旣承伏以且謀連二弓手結款無一異詞某獨不能無疑躬造臺府請緩其事重立賞榜廣布耳目俾緝正囚未幾果得龔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橫致四無辜於死地銜冤千古咎將誰執萬

榮聞之瞿然斂衽因嘆吾夫子三絕韋編特著其議獄
緩死之象於中孚而古之君子亦盡心於一成不可變
者公其有焉既而東歸參選待次建康犴曹屢省斯事
若有隱憂遂於暇日取和魯公父子疑獄集參以開封
鄭公折獄龜鑑比事屬詞聯成七十二韻號曰棠陰比
事凡與我同志者類能上體歷代欽恤之意下究諸公
編削之心研精極慮不謂空言則棠陰著明教棘林無
夜哭曷勝多禮之幸是用弗嫌於近名擬錢諸木以廣
其傳歲在重光協洽閏月望日四明桂萬榮序

棠陰比事原編目錄

漢武明經	李傑買棺	戴爭異罰	曹駁坐妾
宗元守辜	杜亞疑酒	張昇窺井	歐陽左手
錢推求奴	向相訪賊	程林娃竈	強至油幕
程戡仇門	莊遵疑哭	妾吏酖宋	玉素毒郭
呂婦斷腕	從事函首	裴均釋夫	曹據明婦
崇龜認刀	魏濤證死	張舉豬灰	王壚故紙
李公驗擗	王臻辨葛	穎知子盜	孫料兄殺
乖崖察額	胡質集鄰	孔察代盜	朱詰賊民

佐史誣裴 思競詐客 江分表裏 章辨朱墨

南公塞鼻 包牛割舌 蔣常覘嫗 張輅行穴

薛向執賈 楊收笞巫 郎簡校券 文成括書

御史失狀 王珣辨印 方偕主名 至遠憶姓

蘇請耐樞 賈廢追服 程簿舊錢 孫甫舂粟

孫登比彈 傅令鞭絲 孫亮驗蜜 司空省書

商原詐服 竇阻免喪 次武各驅 薛絹互爭

季珪鷄豆 宗裔卷袖 彥超虛盜 道讓詐囚

裴命急吐 柳設傍謀 張鷟搜鞞 濟美鉤篋

袁滋鑄金 孫寶秤餼 崔黯搜帑 楊津獲絹

韋皋劾財 元膺擒輿 劉相鄰證 韓參乳醫

柳冤瘖奴 王扣狂嫗 虔傲鄧賢 孝肅杖吏

學海類編 卷之三
義之限今觀漢史所云防年繼母殺父因殺繼母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竊詳此實倫理之變若比殺常人則故殺者斬若比父母爲人殺而子孫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卽殺死者勿論盛世倫理修明固無此事萬一遇此所司當體究的確比擬奏請

李傑買棺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孝者迺謂曰汝寡居惟一子令罪至死得無悔乎婦曰不順之子甯復惜之傑曰審如是可買棺來取屍因使人

覘之乃謂一道士曰事了矣俄將棺至傑尙冀其悔而寡婦堅執如初時道士在門外密令擒之一問承服曰某與寡婦有私常爲兒制故欲除之乃杖殺道士以棺盛之

謹按大明律云父母誣告子孫勿論今觀所載母與所私道士謀誣告其子欲致於死母勿論則道士難科教唆之罪萬一遇此當比依謀殺人已行未曾傷人者杖一百徒三年比擬奏請

戴爭異罰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右僕射封德彝論監門校尉不覺察罪死無忌當
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於君父不得稱誤御湯
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錄無忌功原之可也
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帝曰法爲天下公朕安得
阿親戚詔復議德彝固執胄駁之曰校尉緣無忌以致
罪法當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
免死

謹按大明律云若罪人自首告及遇赦原免或蒙

特恩減罪收贖者亦準罪人原免減等贖罪法注曰
謂因人連累皆依罪人全罪免減等收贖今觀唐戴
胄所諍長孫無忌事則我朝律文已備載之矣嗚呼
至哉

曹駁坐妻

沈存中內翰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
以爲不道緣坐妻子刑曹駁曰毆妻之父母卽是義絕
况於謀殺不當復坐其妻

存中宋人不
書世代後同

謹按大明律云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凌遲處死

妻子流二千里入十惡不道之條今觀所載壽州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刑曹駁以義絕不當緣坐其妻竊詳本犯身爲不道殺妻父母兄弟與其妻實已義絕法難緣坐然律無明文所司遇此亦當比擬奏請

宗元守辜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於郡得原父死鄭克云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

毆殺之罪而坐毆傷之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謹按大明律云凡保辜者責令犯人醫治辜限內皆須因傷死者以鬪毆殺人論其在辜限外死者各從本毆傷法若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辜限滿日不平復者各依律全科又按唐律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限外死者依本毆傷法又按元史刑法志云保辜限內死者依殺人論辜限外死者杖一百此蓋元氏未嘗定律及聖朝未定律之先皆以唐律比擬故我朝律文多宗唐律而此條

亦本之也訥曩在南京會審刑部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訥曰當律本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上限內平復減二等立文蓋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辜折傷之罪若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又何不云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後此囚會赦得免然或人終不以愚言爲然也近讀宗元守辜事有感因備載之讀者詳焉

杜亞疑酒

唐杜亞鎮維揚有富室子某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因上壽母復子觴子疑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謂母以酖殺人母曰天鑑在上何當厚誣訴於府公曰酒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公曰爾婦執爵毒因婦起豈可誣母乃分開鞫之蓋子婦同謀害母遂皆伏法

張昇窺井

張丞相知潤州有婦人夫出不歸忽聞菜園井中有死人卽往哭曰吾夫也以聞於官昇命吏集鄰里驗是其

夫否皆言井深不可辨昇曰眾不可辨而婦人獨知爲夫何邪送獄訊問乃奸夫殺之婦與其謀

歐陽左手

都官歐陽曄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歐死獄久不決曄出囚飲食之皆還於獄獨留一人留者色動曄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曄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乃伏罪

錢推求奴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家女奴逃亡父母訴於州錄

事參軍錄參常貸富家錢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女奴投屍於水或爲元謀或爲加功罪皆應死獄具若水獨疑留而不決州郡上下切怪之錄參誣若水受賂若水但笑謝而已旬餘屏人語知州曰某留獄者所以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取入從簾中推出示其父母父母驚曰是已於是富民父子得釋知州欲奏其功固辭不願朝廷聞之驟加進擢

向相訪賊

丞相向敏中判西京時有僧過村舍求宿不許遂宿門

外夜半有人攜一婦人并物逾牆出僧恐天明爲主人所執因走去至荒草中誤墮枯井前逾牆婦人已爲人殺在其中主人蹤跡捕僧送官不勝拷掠遂自誣服但云贓與刀畱井旁不知何人持去獄成公獨以贓刀不獲疑之詰問數四僧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力問之乃以實對於是密遣吏訪賊吏食于村店有嫗聞其府中來不知是吏因問僧之獄如何吏給云昨日已答死於市嫗云今若獲賊如何吏云府已誤決不復敢問嫗遂曰賊乃此村少年某也吏詢其處併贓捕獲僧遂

得釋

程琳炷竈

程宣徽知開封府時禁中失火當卽根治諸縫人已誣服乃送府具獄琳辨其非是又命工圖火所經處且言後宮人多而居隘其炷竈近板壁久燥而焚此殆天災不可罪人上爲寬其獄無死者

强至油幕

强至祠部爲開封府倉曹參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主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

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既久得溼則燔府爲上聞仁宗
悟曰頃者眞宗山林火起油衣中其事正爾主守者遂
比輕典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所致是也

程戡仇門

程戡宣徽知處州民有積爲仇者一日諸子私謂其母
曰母今老且病恐不得更壽請以母死報仇迺殺其母
置於仇人之門而訴之仇弗能自明戡疑之或謂無足
疑戡曰殺人而自置於門非可疑邪乃親劾治具見本
謀

莊遵疑哭

莊遵爲揚州刺史巡行部內聞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
之荅曰夫遭火燒死遵疑焉因令吏守之有蠅集屍首
吏乃披髻視之得鐵釘焉問知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
案伏其罪

妾吏醜宋

范忠宣知河中府有知錄宋儋年會客罷以疾告是夜
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爲姦公知死不以理遂付有司案
治驗其屍九竅流血囚言寘毒鼈斃中公問鼈在筵幾

盜豈有中毒而能終席決非情實命再劾之迺因客散
寘毒酒盞中而死耳

王素毒郭

唐中書舍人郭正一有婢玉素極姝豔正一夜須漿水
粥玉素毒之覓婢并金銀器不得勅長安萬年尉石良
捕之石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喚舍人少年家奴三人布
衫籠頭及縛衛士四人問十日內何人覓舍人家衛士
云有投化高麗留書付遣舍人牧馬奴云金城坊中有
一空宅更無他語石良往彼處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

打開婢與化士在其中乃是化士共牧馬奴藏之奉勅
斬於東市

呂婦斷腕

呂公綽侍讀知開封府有營婦夫出外盜夜入舍斷其
腕而去都人喧駭公謂非其夫之仇不宜快意如此遣
騎詰其夫果獲同營韓元者具奸狀伏誅

從事函首

近有行商回見其妻爲人殺而失其首妻族執其壻殺
女吏嚴訊之乃自誣服案具郡守委諸從事從事疑之

請緩其獄乃令封內件作行人徧供近與人家安厝墓
冢一一詰之有一人曰某近於豪家舉事言死卻孀子
五更牆頭昇過凶器輕似無物見瘞某處乃發之但獲
一女人首即將對屍令其夫認云非妻也繼收豪家鞫
言乃是殺一孀子函首葬之以屍易此良家婦私畜之
豪民棄市

惜從事之姓名失傳

裴均釋夫

唐裴均鎮襄陽日里俗妻有外情乃託骨蒸之疾云醫

者言得犬肉食之則愈謂其夫曰東鄰有犬每來盜物
君可屠之夫依其言獻肉于妻妻食之餘乃畱於篋笥
夫出命鄰告之遂聞於公夫因述妻之所欲公曰斯乃
妻有他姦陷夫於禍耳令劾之具見其情併以外情者
付法其夫遂釋

曹攄明婦

晉曹攄爲臨淄令日有寡婦養姑甚謹姑以其年少勸
令改適婦守節不移姑愍之密自殺親黨乃誣其婦婦
不勝拷訊卽自誣服攄初到疑其冤更加辯究具得實

情時稱其明

命如崇龜認刀

唐劉崇龜鎮南海有富商子泊船江邊有岸上高門家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昏黃當到宅亦無難色是夕果啓扉待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卽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逃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隨血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其某客船徑發去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具實吐之惟不招殺人以刀視之乃屠家物府主

下令曰某日演武合境庖丁集毬場宰殺旣集復日已晚畱刀於廚明日再至府主以殺人之刀換下一口來早各來請刀獨一屠最後不認其刀因詰之對曰此非某刀乃某人之刀耳急擒之則已竄矣於是以合死之囚代商人之子侵夜斃于市竄者知囚已斃不一二夕歸家遂擒伏法

魏濤證死

魏朝奉濤知沂州永縣兩仇鬪而傷旣決遣而傷者死濤求其故而未得死者子訴於監司監司怒有惡語濤

嘆曰官可奪囚不可殺後得其實乃因是夕罷歸騎及門而墜死鄰證既明其誣遂解

張舉豬灰

吳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因放火燒舍乃詐稱火燒夫死夫之親疑之詣官告妻妻拒而不承舉遂取豬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燒之殺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中無灰妻果伏罪

王璩故紙

寺丞王璩嘗爲襄州中廬令有賊久訊不得情偶於賊

囊中得故紙揭示之乃房陵商人道爲賊所掠者缺下

李公驗擗

尙書李南公知長沙縣日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痕南公以指規之曰乙真甲僞訊之果然蓋南方有擗柳以葉塗肌則青赤如毆傷者剝其皮橫置膚上以火熨之則如棒傷水洗不下但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不硬耳

王臻辨葛

王諫議知福州時閩人欲報仇或先食野葛而後鬪即死其家遂誣告之臻問所傷果致命邪吏曰傷不甚也臻以爲疑反訊告者乃得其實

穎知子盜

郎中歐陽穎知歙州富家有盜啓其藏捕久不獲穎曰勿捕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劾勘即伏吏民初疑不勝楚掠而自誣及取出所盜物乃信

孫料兄殺

孫長卿知和州民有訴弟爲人所殺察其言不情迺問

汝戶幾等曰上等汝家幾人曰惟一弟與妻子耳長卿曰殺弟者兄也豈將併有其貲乎訊之果伏

乖崖察額

張尙書知江甯有僧陳牒給憑公據案熟視久之判司理院勘殺人賊郡僚不曉其故公乃召僧問披剃幾年對曰七年又曰何故額有中痕即首伏乃一民與僧同行道中殺之以其度牒自剃爲僧

胡質集鄰

魏志胡質爲常山太守東筦盧顯爲人所殺求賊未得

質曰此事無讎而有少妻所以死耳乃集鄰居少年有李若者見質而色動遂窮詰之乃自首伏罪

孔察代盜

後唐孔相循權涖夷門軍府事長垣縣有四巨盜富有資產及收則四貧民耳時都虞候姓韓者密使郭崇韜之僚壻也與權吏獄典同鍛有款款成斷令棄市慮之無言就法之際囚屢回首公疑召問之乃曰實枉且言適爲獄吏高其枷尾遂不得言卽命移於州獄鞫之自韓已下凡數十人受賂約七千緡併以伏法

朱詰賊民

朱壽昌知閬州有大姓雍子良殺人乃買里民使出就吏獄具壽昌疑訪因得其情引囚訊之囚對如初乃告之曰吾聞子良遺汝錢十萬納汝女爲子婦許嫁其女汝家有之乎囚色動又告之曰汝且死書僞券抑汝女爲婢指十萬爲顧直而嫁其女他人汝將奈何囚泣下始以實告收子良付法

佐史誣裴

唐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字合成文理詐

爲徐敬業反書以告及差使推之款云書是光書語非
光語前後三使竝不能決則天令差能事人張楚金劾
之仍如前款楚金憂懣仰臥向窗日影透窗向日視之
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令琛取書探投水中字字解散
琛叩頭伏罪奉勅斬之

思兢詐客

唐則天時或告駙馬崔宣謀反勅御史張行岌按之告
者先誘藏宣妾云妾將發其謀宣殺之行岌按而無狀
則天曰不獲妾何以自雪宣再從弟思兢多致錢帛幕

之宣家每議事則獄中告者須知思兢疑宣家有同謀
者乃詐曰須顧俠客殺告者語了遂侵晨伺於臺側有
館客素爲宣信任至臺賂門吏以通告者思兢因罵曰
若陷崔宣必殺汝矣乃引思兢於告者之黨搜獲其妾
宣始得免

江分表裏

陵州仁壽縣有里胥洪氏利鄰人田給之曰我爲收若
稅免若役鄰人喜剗其稅歸之逾二年正且僞爲券以
茶染紙類遠年者訟之於縣縣令江某郎中取紙卷展

開視之曰若遠年紙裏當色白今表裏如一僞也訊之果伏

章辨朱墨

侍御史章頻知彭州九隴縣時眉州大姓孫延世爲僞契奪族人田久不能辨運使委頻驗治頻曰券墨浮朱上決先盜用印而後書之既引伏獄未上而其家人復訴於轉運使更命知華陽縣黃夢松覆案亦無所異黃用是召爲御史

南公塞鼻

尚書李南公爲河北提刑時有班行犯罪下獄案之不服閉口不食者百餘日獄吏不敢考訊南公曰吾能立使之食引出問曰吾以一物塞汝鼻汝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卽食蓋彼善服氣以物塞鼻則氣結不通是以自服

包牛割舌

包副樞拯初知揚州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拯密令歸屠其牛而鬻之繼有告其私殺牛者拯詰之曰何爲割其牛舌而又告之其人驚伏

蔣常規嫗

唐板橋店主張逖妻歸甯有王衛楊正等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以王衛刀殺逖其刀仍入鞘中正等不知覺至明店人執正等拔其刀血甚狼籍收訊之遂自誣伏上疑之差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集爲人數不足且放去止留一嫗日晚放去令典獄者密覘之云有人共語卽記之明日復爾如是三日竝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十餘人就中喚出與嫗語者問之具服乃是與逖妻有姦而殺之

張輅行穴

石晉時魏州冠氏縣華村僧寺有一鐵佛長丈餘心中空一旦云佛能言士眾雲集施利填委縣申州府時高祖鎮鄴命衙將尙謙持香奉供且驗其事有主簿張輅請與偕行乃率人圍寺盡遣僧赴道場輅卽潛開僧房見有穴道及入穴行至鐵佛坐下因入空身中厲聲歷數僧過擒魁首數人上聞就彼戮之因以輅爲長河縣主簿

薛向執賈

樞密薛向初爲京兆戶曹兼監商稅有賈胡過稅務出銀二篋書其上曰密使遺涇原都監向日此決僞也安有大臣餉人物而使賈胡致之執詣府治之果伏其詐

揚牧答巫

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有定州流人解思安背役亡歸其兄慶賓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詐稱是弟爲蘇顯甫李蓋所殺有女巫楊氏託鬼附說思安被害之苦李蓋等不勝其楚各自款服崇疑之乃遣二人僞從外來詣慶賓寄弟口信慶賓悵然失色崇乃攝而問之卽自

引伏數日閒思安亦爲人縛至崇答女巫一百遂釋蓋等

郎簡校券

侍郎郎簡知寶州有掾吏死子幼贅壻僞爲券取其田後子長屢訴不得直因訴於朝下簡劾治簡以舊案示之曰此爾婦翁書曰然又取僞券示之弗類壻乃伏罪

文成括書

唐張鷟爲河南陽尉有呂元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倉粟忱不認而元執之堅張乃取元告狀用紙如兩頭惟

留二字問是汝書曰非乃去貼卽是元狀先決五十又貼詐爲馮忱書留二字問之乃曰是及去貼卽詐書也元於是伏罪

御史失狀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御史往勘之御史知其誣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詐稱失去元狀驚懼異常乃令告事者別疏一狀比驗乃與元狀不同卽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王珣辨印

少師王珣知昭州日有誣告僞爲州印文書獄久不決吏以印文不類珣索景德舊牘視其印文則無少異誣者乃伏蓋其文書乃景德時者

方偕主名

方偕大卿爲御史臺推直官日澧州逃卒與富民有仇誣以歲殺人十二祭磨駝神獄久不決詔偕就鞫之偕命告人疏所殺主名尋訪考驗尙多無恙其事遂白

至遠憶姓

唐李至遠典選疾令吏受賂多所黜易吏亦斂手有王

忠者被黜放而吏乃謬書士姓欲擬訖增成之至遠曰
調者三萬人無士姓者此決王忠也吏叩頭伏罪

蘇請耐柩

蘇宋為大理寺詳斷官時有父卒而母嫁後聞母死已
葬乃盜其柩而耐於父法當死宋獨曰子盜母柩納於
父墓豈可與發冢取財者比上請得減死

賈廢追服

侍讀賈黯判流內銓時益州推官乘澤在蜀三年不知
其父死及代還銓吏不為入選始去發喪既除服且求

磨勘黯曰澤與父不通問者三年借非匿喪是豈為孝
卒使坐廢田里

程簿舊錢

程顥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簿民有借兄之宅居者發
地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佐何以決之
顥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所藏錢幾年矣曰二

年遣吏取一千視之謂曰今官所鑄不五六年徧天下
此錢乃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出伊
川所撰行狀按二十年以下乃桂氏原本蓋借宅者
發兄所藏錢其子訴官取錢視之借宅者乃服今反誤
作兄子冒認或因考行狀正四十年彼借宅居幾何時
之於後其他更定不復再見

學海類編 卷之二十一 事功
矣曰二十年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
官所鑄錢不五六年閒卽徧天下此錢皆爾未借居前
所鑄何也其人遂服

孫甫春粟

待制孫甫爲華州推官日州倉粟惡吏當追陪錢數百
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甫甫乃令取斗粟舂之可棄者
十纔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繫所陪錢纔數十萬
而已紘因薦甫遷職

孫登比彈

吳志孫權長子登嘗出有彈丸飛過令左右求之見一
人操彈佩丸咸以爲是詞對不伏從者請捶之登不聽
使求前所過彈丸比之不類遂釋之

傅令鞭絲

傅季珪爲山陰令有賣糖賣針者爭一絲團訴於縣乃
令掛絲於檐鞭之有少針出乃罰賣糖者

孫亮驗蜜

吳孫亮因食梅使黃門索蜜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屎
投其中啓言藏吏不謹亮卽呼吏吏以蜜瓶入亮曰旣

蓋而復油紙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
頭曰彼嘗求貸而臣不與亮曰決爲此也乃令破鼠屎
亮笑曰若鼠屎先在其中當中外俱溼今內燥乃枉耳
於是黃門伏罪

司空省書

漢沛郡民家貲二十餘萬一男纔數歲失其母有一女
不賢其父病因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
劍云兒年十五以此付之其後又不與兒乃訟之太守
司空何試省其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

害其兒且俾與女實寄之耳夫劍者所以決斷限以年
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或聞州縣得以伸理其
用慮深遠如是乃悉奪財還子

商原詐服

晉商仲堪初爲荊州牧有桂陽人黃欽生二親久沒詐
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擬依律棄市商曰原此以二親
生存而橫言死歿情事悖逆固當棄市今欽生父母已
歿此特誕妄耳遂得免死

竇阻免喪

唐竇參初爲奉元尉男子曹芬兄弟隸此軍醉暴其妹
父救不止恚赴井死參當兄弟重辟哀請俟免喪參曰
父由子死若以喪延是殺父不坐皆殺之

次武各驅

周子仲文字次武爲趙王屬安固有任杜兩家各失牛
後有一牛兩家爭之州郡不能決益州長史韓伯攜曰
周次武少年聰察可令決之仲文乃令兩家各驅牛羣
到放所得牛遂入任氏羣又使人微傷之任氏嗟惋杜
氏自若杜卽服罪

薛絹互爭

漢時有人持縑入市遇雨以縑披覆後一人至求庇廕
因與一頭雨霽當別輒互爭縑太守薛宣令斷縑各與
一半使騎吏聽之一云太守之恩一稱冤不已追問乃
服

季珪雞豆

傅季珪爲山陰令有爭雞者季珪問雞早何食一云豆
一云粟殺雞破嗉有豆焉遂罰言粟者

宗裔紬卷

蜀許宗裔典劍州有於燈下識認刼賊曉告吏捕之所收贓惟縲絲紬卷不禁拷掠遂誣服送州囚言其物乃是家有與失主互爭卽命取兩家縲絲車又問紬卷各用何物爲胎心一云杏核一云瓦子卽開視之見杏核仍以絲繩安於車釭量其小大亦是囚家物被刼者受妄認之過巡捕吏伏拷決之辜其枉獲雪

因與彥超虛盜

五代慕容彥超善捕盜爲鄆帥日有庫在州中或以假銀二錠質錢十萬彥超知之使主庫者出榜虛稱被盜

失所質銀錠等物召人緝首不日聞果有人來贖銀執之伏罪

道讓詐囚

後魏高謙之字道讓爲河陰令有人囊瓦石作金以詐市馬者因而逃去詔令捕獲謙之乃枷一囚立於馬市宣言詐市馬賊欲刑之密遣人察市之私議者有人欣然曰無復憂矣遂執訊問悉獲其黨

裴命急吐

唐裴子雲爲新鄉令部民王恭戍邊畱犝牛六頭於鼻

李璉家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李云二頭已死只
還四頭老特恭訴之子雲送恭於獄令進盜牛者李璉
璉至子雲吐之曰賊引汝盜牛三十頭在汝莊上喚賊
共對乃以布衫籠恭頭立南牆下命璉急吐款乃云三
十頭牛總是外甥特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去恭布衫
令盡還牛卻以五頭酬璉辛苦

柳設榜牒

周柳慶有胡家被刦莫知賊所鄰人被囚者眾慶謂可
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貼官門曰我等共刦胡家徒

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伏恐不免誅若聽先首免罪
便欲來告慶乃復出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陵王欣家奴
而縛自告榜下因獲黨與甚眾

張鷟搜鞏

唐張鷟爲河陽縣尉有客驢韁斷并鞏失之急盜乃夜
放驢出而藏其鞏尉遂令客勿秣驢夜放之驢尋向餒
飼處去乃令搜其家於積草中得之人服其智

濟美鉤篋

唐閻濟美鎮江南有舟人載客貨客密隱銀十錠於貨

中舟人潛窺之乃盜而沈于泊舟之所船夜發至鎮所
點閱不得遂執舟人而訴公曰載人盜物大略皆然乃
問昨宿何所曰去此百里浦汊中卽令武士同往彼處
江水中鉤之果得篋銀封署不動舟人服罪

袁滋鑄金

唐李汧公鎮鳳翔屬邑有編氓耕田得馬蹄金一甕送
於縣將送於州邑宰恐公藏失守貯於私庫信宿視之
乃土塊也以狀聞於府議者僉擬換之遂遺掾案其事
宰莫能明卽以易金誣服窮其所藏或云

中汧公甚疑旣而公宴語及斯事時袁相國滋在幕中
獨俛首燕語汧公詰之滋曰某甚疑此事有枉汧公乃
俾移其獄於郡命袁治之袁令閱甕閒得土二百五十
餘塊遂於列肆索金鎔成土塊狀始及其半已有三百
斤詢其初乃二農夫以巨竹昇之計其數非二人以竹
可昇度在路已化爲土矣羣情大豁邑宰獲伸

孫寶秤餽

漢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餽餼者今之餽餅也於市中與
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陪五十枚賣者堅稱三

百枚爭至無以證明公令別買一枚秤之乃都秤碎者
紐折分兩賣者乃伏

崔黯搜帑

唐崔黯鎮河南有惡少不爲鄉里所容乃自髡鉗依佛
教假託焚修幻誘愚俗積財萬計公初到懼事露乃投
牒請脫鉗歸俗公問曰爾教化三年所得幾何曰旋得
旋用公曰費用造設幾何曰三千餘貫公曰給者既知
納者不記決有隱欺乃搜其積蓄有積帑滿室遂劾其
矯妄之罪以財物施之貧下

楊津獲絹

周楊津爲岐州刺史有武功人齎絹三百匹去城十里
爲賊所劫時有使者馳騎而至被劫人告之使者到州
以狀白之津乃下教曰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
東十里被殺若有家人可速來告有一老母行哭而至
云是己子於是收捕并絹俱獲

韋皋劾財

唐韋皋鎮劍南日有逆旅停止大賈因病而歿之隱沒
其財公知之又有北客蘇延得病而卒公使驗其簿籍

已被店主易置公乃尋究經過密勘于里屬詞多不同
遂劾同店者店主乃認隱欺數千貫與吏二十餘人分
之悉皆得罪由是劍南無橫死之客

元膺擒輿

唐呂元膺鎮岳陽因出游見有喪輿駐道左男子五人
衰服而隨公曰遠葬則侈近葬則省此決奸計也因令
搜索之棺中皆兵刃曰欲謀過江掠貨假喪使渡者不
疑耳公令劾之更有同黨數十已期集彼岸併擒付法

劉相鄰證

丞相劉沆知衡州日有大姓尹氏欲買鄰人田莫能得
鄰人老而子幼乃偽爲券及鄰人死卽逐其子訟二十
年不得直沆至又訴尹氏出積歲戶鈔爲證沆曰若田
百頃戶鈔豈特收此乎始爲券時嘗問鄰乎其人多在
可取爲證尹不能對遂服罪

韓參乳醫

參政韓億知揚州時土豪李甲者兄死迫嫁其嫂因誣
其子爲異姓以專其貲嫂歷訴於官甲輒賂吏使掠服
之億視舊牘未會引乳醫爲證一日盡召其黨以乳醫

視之眾乃無詞其冤遂白

柳冤瘖奴

唐柳渾為江西察判時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侯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冤於觀察使魏少游促訊其僧僧乃首伏

王扣狂嫗

大里王罕知渾州時有狂嫗數邀訴事言無倫理促騎屏逐之罕令引歸廳事叩階徐問嫗雖言語雜亂然時有可采者乃是人之嫡妻無子其妾有子夫死為妾所

逐累訴不直因恚而狂罕為直其事盡以家貲與之

虔校鄧賢

沈括筆談云江南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者作偽詞狀法也始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以劫之鄧思賢人名也始傳此術遂名其書村校中往往授生徒韓珉通判虔州民有偽作冤狀悲憤叫呼似若可信珉攝郡究其風俗考其枉直莫之能欺民皆以為不冤珉魏公之兄終於轉運使

今吉筠等府書肆有刊行公理雜詞民童時市而誦

之

按虔州今之贛州府也括熙甯中任知制誥去今四百年矣世道日漓刁民僞爲冤狀以陷人者在有焉貧弱有冤無處訴告者亦無地無焉受人財爲人規造冤苦詞情若鄧思賢者亦有之焉易訟卦彖曰利見大人言訟者求辨曲直利見光明中正之大人以決其所訟也康誥曰如保赤子言赤子未能言爲父母者誠心求之則能得其心之所欲矣今之任民牧者民呼爲父母居顯要者人呼爲大人其可不思

盡其心稱其名以上無負 聖天子之委任下無負
斯民之仰望乎

孝肅杖吏

包拯知開封有犯杖脊徒罪者吏受財與之約曰今見尹須使我責狀汝但號呼自辯我當與汝分罪各受杖決旣而引責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入大聲呼之曰但受脊杖出去拯謂其招權捽吏杖之特寬囚罪亦令徒杖公知以此折吏勢不知乃爲所賣也

按元魯齋許文正公告世祖防欺之要備載是事且

學海類編
事
曰孝肅剛嚴峭直而卒爲吏所賣蓋在上者難於知
下欲其不見欺也難矣今考孝肅繇進士除大理評
事出知建昌天長二縣拜監察御史歷三司判官改
工部員外直集賢院出知端瀛楊廬池五州四爲京
東陝西河北轉運使遷二司副使天章閣待制知諫
院陞龍圖閣直學士知江甯府繇江甯召拜京尹歷
練不爲不深聲望不爲不重資稟不爲不高然爲吏
所賣若此况初學古入官之士乎桂氏載於篇中而
愚特取以終編者蓋欲讀者知所警也噫

後序

端平改元七月乙卯萬榮以尙右郎蒙恩陞對首奏守
一心之正以謹治原次奏懲羣吏之貪以固邦本天威
咫尺洊賜褒嘉既而玉音巽發謂朕嘗見卿所編棠陰
比事知卿聽訟決能審克萬榮卽恭奏臣昨調建康司
理右掾待次日久因編此以資見聞豈料大侈其逢誤
關一覽容臣下殿躬謝暨出黃門便有力求此本者錢
梓星江遠莫之致是用重刊流布庶可上廣聖主好生
之德下裨涖官哀矜之意十月旣望朝散大夫新除直

寶章閣知常德府桂萬榮謹識

按桂氏前序題曰重光協洽是辛未之歲乃宋甯宗
嘉定四年也後序題曰端平改元則理宗甲午歲也
兩序相去二十有四載蓋萬榮自釋褐筮仕縣尉數
歷三十年乃知是郡惜乎史冊無傳莫能考其履歷
之終始也姑書以俟知者云

棠陰比事宋桂氏所輯總一百四十四事予蚤歲得而讀之惜其徒拘聲韻對偶而敘次無義欲詳訂之未暇也後承乏烏府於凡刑獄雖弗敢弗慎然智識弗廣每自悔焉邇來謝事歸閒偶於故櫝得見其書因命兒輩錄出凡事弗可爲法及相類復出者悉爲刪去其存者得題八十別爲序次以刑獄輕重爲先後標題文仍其舊紀事乖僻者稍爲更正彙括庶讀者得知其事而資智識也予補編續編卽附於後云

海虞吳訥

學海類編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possibly a separator or a page with extremely faint text.

棠陰比事續編目錄

于公高門 寒朗悟帝 郭宏傳律 不疑辨獄

盛吉無冤 仇覽成孝 蘇瓊化爭 素立守法

戴胄違詔 有功好生 歐陽無恨 陳泊任咎

立節論情 以上善可為法凡十三人

周陽曲法 張湯深文 溫舒展月 元禮鐵籠

俊臣羅織 周興熾獲 吉溫獄網 蔡確煅煉

安悖忮心 万俟誣忠 以上惡可為戒凡十人

學海類編 棠陰比事續編目 事力

汝對心

汝對心

汝對心

汝對心

汝對心

汝對心

汝對心

汝對心

棠陰比事續編

明

海虞吳

訥輯

于公高門

于公為縣獄吏遷郡決曹掾決獄平郡中為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孝婦事我勤苦哀其無子而守寡我久累之奈何後姑自經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為此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得因辭去太守竟論殺

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公告其故太守殺牛自祭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大敬重于公其巷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爲丞相封西平侯孫永爲御史大夫尙宣帝長女館陶公主侯封不絕

寒朗悟帝

寒朗博通經書舉孝廉以謁者守侍御史考案楚獄有顏忠王平辭建耿連臧信鄧鯉劉建建等辭未嘗與忠

平相見時顯宗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無敢以情恕者朗心傷其冤以建等形色獨問忠平錯愕不能對乃上言建等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多如此帝召問曰建等卽如是忠平何故引之朗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虛引冀以自明帝怒曰吏持兩端促提去朗曰小臣不敢欺欲助固耳帝曰誰與共爲章對曰臣自知當族滅不敢染汙入臣見考囚者咸言妖惡大故臣子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考一連十考十連百又公卿朝會問以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及九族

學海類編
卷之二
郭宏傳律
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及其歸舍口雖不言而仰屋切歎
臣言既陳死無所悔帝意解後二日自幸洛陽獄審錄
理出千餘人建初中肅宗詔以朗納忠先帝拜易縣長
遷濟陽令以母喪去章和元年上東巡過濟陽三老吏
人陳朗前政治狀遷清河太守入爲博士卒年八十四

郭宏傳律

郭宏爲潁川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平恕爲宏所決
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元
和三年拜廷尉條奏重罪從輕者四十一事其所奏讞

多得生全中子晔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從子鎮延光
中爲尙書順帝立有功封定潁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
子賀襲封復遷廷尉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
子僖延熹中亦爲廷尉代劉寵爲大尉僖子鴻至司隸
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宏後數世皆傳法律務尙平
恕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
侍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者甚眾

不疑辨獄

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問辨出寬獄幾人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事功
卽多所辨母喜笑爲飲食異於他時或無所辨母怒而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後家居以壽終

盛吉無冤

盛吉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冬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筆夫妻相對垂泣妻謂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庭樹忽有白鵲來止其上乳雛連年不去人以為祥後吉所生三子皆任州郡官

仇覽成孝

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不孝覽曰吾近過其里見其廬舍整頓耕耘以時此非惡人母身老奈何肆其忿欲置子於不義乎母聞感愧覽乃至元家與其母子飲食爲陳人倫孝行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覽之爲政惟務以德化人郭林宗拜其牀下曰公泰之師

蘇瓊化爭

北齊蘇瓊初爲刑獄參軍平反強刦冤獄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易普明兄弟爭田各相援據迺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

學海類編
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
明兄弟叩頭泣謝時已分異十年復還同住瓊每集郡
儒衛凱等講於郡學郡吏文案之暇悉令受書禁斷淫
詞婚喪教民儉而中禮在郡六年遭憂解職故人贈遺
一無所受尋起爲司直廷尉推察務在得情多所申雪
後陞大理卿克享高壽至隋開皇中始卒

素立守法

李素立武德初擢監察御史民犯法不至死高祖欲殺
之素立諫曰三尺法天下所共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

帝嘉納親喪解官起授侍御史爲瀚海都護夷人感其
惠率馬牛以獻素立止受酒一杯虜益畏服卒諡曰平

戴胄違詔

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選者有詭資廕冒牒取調者詔許
自首不首罪死俄有詐得者獄具胄以法當流太宗曰
朕詔不首者死今當流是示天下不以信胄曰法者布
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太宗感悟遷尙書左丞
卒贈尙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諡曰忠
有功好生

徐有功舉明經累遷司刑丞時武后畏唐大臣謀己周興等揣識后指置獄捕將相引天下豪傑一切按以反論獨有功數犯顏爭周興劾有功故出反囚當誅坐免官起爲侍御史辭曰今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后固授之薛季昶復劾有功黨惡逆當棄市令史泣以告有功曰豈獨吾死而諸人長不死耶后詰曰公比斷獄多失出何也對曰失出人臣小過好生人君大德后默然免爲民起拜右司郎中轉司刑少卿凡二坐大辟將死泰然不憂赦之亦不喜后以此重之改司僕

少卿卒六年八贈司刑卿中宗卽位加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會昌中追諡中正

歐陽無恨

歐陽觀爲泗縣二州推官畱心於獄嘗夜治官書屢廢而歎妻問之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妻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求而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嘗求其生猶失之死而况求其死也子修纔三歲乳母抱立於旁指而嘆曰吾不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言告之

學海類編 卷之六 事功
修既成立以學問文章爲天下所宗張芸叟初游京師見修多談吏事張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爲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修曰不然吾子皆時材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彼無有也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爲有以枉爲直違法徇情減親害義無所不有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芸叟起謝曰先生所教所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修後

敷歷清要入副樞密遂參知政事推恩褒其三世追封觀鄭國公修卒贈太子太師諡文忠

陳洎任咎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臨朝族人杖殺一卒洎當驗屍中使卜數輩諭旨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冤死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預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可及急索馬入奏洎自此遂顯名不數年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後二孫傳道履常皆以

詞學顯任爲一時聞人

立節論情

孫立節崇甯閒爲桂州節度判官時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立節被旨鞠吏士有罪者謝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立節欲盡斬之立節持不可謝以語侵立節立節曰獄當論情吏當從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其餘可盡戮乎若必欲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預焉謝卽奏立節抗拒立節奏謝侵獄事刑部議如立節言十二人皆不得死其後立節

遷官進秩子二人皆舉進士遂至大貴

以上十三人善可爲法

周陽曲法

周陽繇景帝時爲郡守武帝卽位繇最爲酷暴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則凌太守後爲河東都尉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訐勝屠公自殺繇棄市

張湯深文

張湯武帝時以善治獄補侍御史遷大中大夫與趙禹

定律令務在深文及爲廷尉舞智以御人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所深禍者而深刻吏多爲爪牙其治獄巧排大臣自以爲功遷御史大夫會伐匈奴山東水旱縣官空虛湯承上旨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舞文巧詆百姓不安其生李文爲御史中丞與湯有卻數從中文書事可以傷湯者湯史魯謁居知湯意使人告文湯論殺之及他姦利事詞頗聞帝問湯湯不謝又陽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事帝以湯懷詐而欺使使入輩簿責湯遂自殺

溫舒展月

王溫舒少時椎埋爲姦累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大者至族小者迺死論報至血流十餘里其頗不得者往旁郡追求之會春溫舒頓足曰嗟乎令冬月再展一月足吾事矣其好殺行威不愛人如此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善諂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爪牙吏虎而冠數歲其吏多以權貴富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有人告溫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至族乃自殺

元禮鐵籠

索元禮天性殘忍徐敬業兵興武后欲因大獄去異己者即擢元禮為推使作鐵籠等囚具每訊一囚窮根抵相牽連至數百未能訖故論殺最多後以受賂收下吏不服吏曰取公鐵籠來元禮服罪死獄中

俊臣羅織

來俊臣天資殘忍天授中擢侍御史按治獄最稱旨脅制俊臣前後夷千餘族生平有織芥皆入於死拜左臺御史中承陰唆不逞之徒使飛語誣讖公卿上急變每

摘一事千里同時輒發契驗不差時號為羅織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醢於鼻掘地為牢或寢以矢溺或絕其糧非死終不得出俊臣知羣臣不敢斥己乃有異圖常自比石勒諸武共證其罪有詔斬西市人皆相賀爭抉目擗肝醢其肉以馬踐其骨無餘

周興熾獲

周興自尚書史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天授中或告興謀反詔來俊臣鞫狀初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伏奈何興曰易耳納

之大獲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取獲且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駭汗叩頭伏罪詔竄興嶺表道爲人所殺

吉溫獄網

吉溫天寶初調萬年尉李林甫摘銓吏僞選六十餘人帝命御史雜治累日情不得溫佐訊日中獄具林甫以爲能林甫久當國陰搆大獄除不附己者引溫居門下與羅希奭推鍛詔獄相勉以虐號羅鉗吉網公卿見者莫敢耦語後以罪貶端溪尉遣使殺于貶所

蔡確燬煉

蔡確爲邠州司理參軍遷御史裏行希王安石意出熙河王韶罪遷御史知雜効知制誥熊本代爲知制誥燬煉皇城卒獄成中丞鄧潤甫由是得罪而確得中丞太學生訟學官確深探其獄連引學士許將以下皆逮捕械繫令獄卒與同寢處凡羹飯餅馐置一盆中以杓混攪分飼之如犬豕久繫不問幸而得問無一不承遂効參知政事元絳出知亳州復代其位確歷知制誥中丞參政皆以起獄奪入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咄罵而確

自爲得計元豐中拜右僕射屢與羅織之獄士大夫重
足而立陰與章惇邢恕合志邪謀誣誘宣仁後貶英州
別駕改新州死於貶所史入姦臣傳

安惇忮心

安惇由成都教授擢監察御史章惇蔡卞造同文謗獄
使惇與蔡京雜治肆其忮心上言司馬光劉摯梁燾等
交通陳衍以變成法懼一日親政有欺君之誅密爲傾
搖之計死有餘責乃誅衍及禁錮摯等子孫又鞫鄒浩
事檄廣東使者鍾正甫攝治於新州士大夫或千里赴

躡蹇序辰初議閱訴理書牘被禍者七八百人天下怨
疾爲二蔡二惇之謠徽宗惡之出知澤州尋放歸田里
蔡京爲相復同知樞密院死長子郊後坐指斥被誅追
貶惇官次子邦流竄涪州死子嗣遂絕史臣以爲數陷
忠良之報與蔡京同入姦臣傳

万俟誣忠

万俟卨紹興初提典湖北刑獄宣撫岳飛遇不以禮卨
憾之入覲希秦檜意譖飛於朝留爲監察御史令卨劾
飛罪命中丞何鑄治飛獄明其無罪檜怒以卨代治遂

誣飛與其子雲令張憲虛申警報及措置還飛惲又誣飛淮西逗遛飛父子與憲俱死天下冤之宗室士儂請以百口保飛禽劾士儂竄死又爲檜劾李光孫近朋比皆被竄謫又誣劾張浚卜宅逾制除參知政事使金還與檜忤謫貶歸州死與秦檜同入姦臣傳

以上十人惡可爲戒

棠陰比事補編序

昔在虞周聖君制刑弼教其欽恤之意具見於經兩漢而降願治之主所以培植基本者亦未有不以致謹刑獄爲先也洪惟天朝以仁義立國明刑定律一以欽恤爲本萬世臣民何其幸歟訥曩膺詔命備員六察因取律文夙夜研討復錄經傳訓言暨古今法戒寘於左右用厲服官報國之志繼蒙陞典畱臺電勉祗職始終十載獲遂歸老皇恩如天沒齒無報閒闕桂氏棠陰比事嘉其有可益人智慮因爲緒正而補續之仍名

學海類編 卷之
之曰棠陰比事不改其舊也或問之曰桂氏嘗嫌近名
茲无似乎訥曰萬榮在宋甯宗時筮仕餘千縣尉秩滿
待次而刊其書故有干進之嫌今愚以耄老之年杜門
待盡復何覲哉况今 聖明在上哀矜庶獄祈天永命
比隆成周是編之成萬分有一得爲司祥刑者式敬由
獄之助訥難死與有榮幸焉問者唯而退因書爲序正
統壬戌秋八月朔嘉議大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致仕
海虞吳訥謹序

棠陰比事補編目錄

袁安別繫	高柔察色	崔公仁恕	李嶠列枉
唐臨不冤	眞卿感雨	崔碣霽潦	陳襄捫鐘
劉敞察冤	呂陶服罪	濂溪悟酷	張洽伏盜
海牙釋孝	德輝察冤	田滋得藁	澤民訊僧
清獻原情	承議持平	提舉辯明	陳睦酷報
安禮神明	文原雨旱	師泰折獄	易貴辨紙
彭祥還貲	筠守釋誣	梅妻逆天	<small>易貴以下四條俱明朝事</small>

高柔察色

高柔遷廷尉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
 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稱冤自訟乃詣廷尉柔
 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
 母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
 曰汝夫無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
 人交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久求不得時
 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曾舉
 人錢否子文曰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

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舉邪子文怪事露應對不
 次柔曰汝已殺禮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本末柔
 遣吏卒承子文辭掘得屍詒書復盈母子為平民抵子
 文罪

此正聽五詞之一驗也惟虛心以待之則情狀可見

崔公仁恕

唐崔仁師貞觀初遷殿中侍御史時青州有男子謀逆
 有司捕支黨累係填獄詔仁師按覆始至悉去囚械為
 具食飲以情訊之坐止魁惡十餘人它悉原縱大理少

卿孫伏伽謂曰原雪者眾誰肯讓死就決而事變奈何
仁師曰治獄主仁恕豈有知枉不申為身謀哉吾以一
介易十囚命固願也及勅使覆訊諸囚咸叩頭曰崔公
仁恕無枉者舉無異辭由是知名

必養得此等志量然後可決大獄臨大事

李嶠列枉

李嶠高宗時為給事中會來俊臣搆狄仁傑李嗣真裴
宣禮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
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

謂見義不為者卒列其枉狀

此等曾襟亦不可不預養

唐臨不冤

唐臨高宗時按獄交州出冤繫三千人遷大理卿帝嘗
錄囚臨告對無不盡帝喜曰國之要在用法刻則人殘
寬則失有罪惟是折中以稱朕意他日復訊餘司斷者
輒紛訴不服獨臨所訊無一言帝問故答曰唐卿斷囚
不冤所以絕意帝嘆曰為獄者固當若是乃自述其考
曰形如死灰心若鐵石云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事功
如此治獄固季路之儔也真可爲法

顏真卿感雨
顏真卿元宗時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曰潤者雨否固在天然由此觀之其辨獄必能平反固宜師其辨不必其雨

崔碣霽潦

崔碣爲河南尹邑有大賈王可久轉貨江湖閒值龐勳亂盡亡其貲不得歸妻詣卜者楊乾夫卜存亡乾夫悅

其色且利其富既占楊驚曰乃夫殆不還矣陰以百金謝媒者誘聘之妻乃嫁乾夫遂爲富人及徐州平可久困甚丐衣食歸閭里往見妻乾夫大怒詬逐之妻詣吏自言乾夫厚納賄可久反得罪再訴復坐誣可久恨歎失明碣至可久陳冤碣得其情卽勅吏掩乾夫并前獄吏悉發賕姦殺之以妻還可久時淫潦獄決而霽命霽潦之事與雨相似崔公之明白是當傳也

陳襄捫鐘

陳襄調浦城主簿攝令事民有失物者賊曹捕偷兒至

襄語曰某廟鐘能辨盜犯者捫之輒有聲餘則否乃遣
吏先引以行自率同列詣鐘所陰塗以墨而以帷蔽之
命羣盜往捫少焉呼出獨一人手無所污扣之乃為盜
者蓋畏鐘有聲故不敢觸遂服
夫此事亦人所共傳雖未可為常然倣此推類用心亦
自詰奸之一助也

困甚劉敞察冤

劉敞知揚州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而察其
冤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能平反而

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冤也親按問之甲知敞為己直
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傳以為神明
辨析於似是之間非至明其孰能之

呂陶服罪

呂陶調銅梁令民龐氏姊妹三人冒隱幼弟田弟壯愬
官不得直貧至傭奴於人及是又愬陶一問三人服罪
弟泣拜願以田半作佛事以報陶曉之曰三姊皆汝同
氣方汝幼時適為汝主之爾不然亦為他人所欺與其
捐半供佛曷若遺姊復為兄弟顧不美乎弟又拜聽命

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泯也然呂公必能心誠諭之
自是感發也

濂溪悟酷

周敦頤爲分甯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
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者薦之調南安軍司理參軍
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眾
莫與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曰
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爲也逵悟囚得免
此事已載各史夫人皆知之今贅錄誠慕其胸次之

正未易及也

張洽服盜

張洽嘉定元年改袁州司理參軍有大囚訊之則服尋
復變異且力能動搖官吏累年不決而逮繫者甚眾洽
以白提點刑獄殺之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
爭財者洽諭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
勝孰與各守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氣懇切訟者感悟
盜聞之自伏

此等事固所願學也而不可及誠以動物張公亦庶

幾乎

益聞海牙釋孝

元布魯海牙太宗時拜燕南諸路廉訪使未幾授斷事官使職如故有民誤毆人死吏論以重法其子號泣請代死布魯海牙戒吏使擒於市懼則殺之既而不懼乃曰誤毆人死情有可宥子而能孝義無可誅遂併釋之使出銀以資葬埋且呼死者家諭之其人悅從

此亦恆有之如此試驗亦易然其事可為人子勸也

德輝察冤

李德輝世祖時為右三部尚書嘗錄囚山西河東懷仁民有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詞皆具德輝察其冤知其有愛妾疑妾所為將搆陷其妻也召妾鞠之不移時而服罪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此事亦世所有顧主刑者用心何如耳

田滋得藁

田滋為浙西廉訪使有縣尹張或者被誣以賊獄成滋審之但俛首泣而不語滋以為疑明日齋沐詣城隍祠

學海類編
卷之七
事功
禱曰張或坐事有冤伏願神相告明其誣守廟道士進
日果有王成等五人同持誓狀到祠焚禱火未盡而去
之燼中得其遺藁今藏於壁間豈其人耶視之果然明
日詣憲司詰成等不服因出所得火中誓狀示之皆驚
愕伏罪張或得釋

此事雖不可爲常法然可見田公之用心也主刑者
恆持此心庶幾公平也夫

澤民訊僧

汪澤民同知岳州事州民李氏以貴雄其弟死妻誓不

他適兄利其財嗾族人誣婦以姦事獄成而澤民至察
知其枉爲直之及爲平江府推官有僧淨廣與他僧有
憾久絕往來一日邀廣飲廣弟子急欲得師財且苦其
捶楚潛往他僧所殺之明日訴官他僧不勝拷掠乃誣
服三經審錄詞無異結案待決澤民取行兇刀視之刀
上有鐵工姓名公召問之乃其弟子刀也一訊吐實卽
械之而出他僧人驚以爲神

此非用心切至者不能有官君子庸可少忽乎

清獻原情

趙清獻公抃景祐中爲武安推官有僞造印者吏以爲當死公獨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之卒免死

理法只在目前趙公能發明之

承議持平

紹興閒鄭承議爲蕭山丞有朱統制在縣牧馬侵西興鹽場草鹽司申請於朝降榜許人格捕其卒打草如故爲鹽亭戶殺傷四人統制謀曰若不得西興草則馬不可牧矣迺釀金囑案吏作鬪殺亭戶八人皆抵死案

成知縣簽訖次及承議曰黃榜許人格捕今若作鬪殺是本縣先自拒榜狀不得書我名銜吏皇恐謝罪易作拒捕結斷亭戶八人祇得杖放歸日拜天曰願鄭公子孫益昌後公二子預薦登第云

鄭公此事似若易及然非秉心之公不能

提舉辯明

宋提舉楊公爲越錄事參軍其守治盜嚴凡保內捕賊不獲則被盜物責保長償之有一人家被盜持杖追擊仆地執送保長保長苦之乃卽械繫解官閒盜死郡因

治保長制死獄具公閱狀云左肋下致命一痕長寸二分中有白路必背後追擊是其死非因保長制縛也獄吏爭案已成公不聽卽追詰元捕賊者果得其情索致杖首有裂證益明迺引法正坐保長杖罪免死後公二子登進士雖曰有命然其心可尙也

陳睦酷報

宋陳睦嘗提點兩浙刑獄會杭民有妾沈香者澣衣井旁嫡子墮井死妻訟於州以爲必沈香擠之三易獄不

合睦怒遂緣殺沈香東坡詩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恐難了蓋有激云睦還京久之無所投禱刑廟無應后恍聞人云如沈香何睦震汗廢食累日而卒睦事未可謂無錄之爲酷吏警

安禮神明

王安禮知開封邏者得匿告人不軌書上命治之驗所指略向後加二人有薛姓者安禮曰得之矣召薛曰若有讎乎曰有售筆者固拒之鞅鞅去迺卽命捕訊果得所爲梟其首人稱爲神

王公固明敏然非用心何以能此

文原雨旱

鄧文原僉浙西廉訪司事吳興民夜歸巡邏者執之繫亭下其人遁去有追及之者刺其脅仆地明旦家人得之以歸比死其兄問殺汝者何人曰白帽青衣長身者也其兄懇於官有司問直初更者曰張福兒執之使服焉械繫三年文原錄之曰福兒身不滿六尺未見其長也刀傷右脅而福兒素用右手傷宜在左何右傷也鞠之果得真殺人者遂釋福兒桐廬人戴汝惟家被盜有

司得盜獄成送郡夜有焚戴氏廬者而不知汝惟所之文原曰此必有故也迺得其妻葉氏與其弟謀殺汝惟狀而於水涯樹下得屍與漬血斧俱在焉人以為神及移江東道徽州民謝蘭家僮汪姓者死蘭姪回賂汪族人誣蘭殺之蘭誣服文原錄之得其情釋蘭而坐回時久旱獄決迺雨

鄧公蓋明達者邪辨析之精可為法也

師泰折獄

貢師泰為紹興路推官山陰白洋港有大船飄近岸史

甲等二十人適取鹵海濱見其無主因取其篙櫓而船
中有二死人有徐一者怪其無物而有死人以為史等
刼首官吏既誣服師泰密詢之則里中沈丁載物抵杭
而回漁者張網海中因盜網中魚為漁者所殺冤皆白
又有游徼徐裕以巡鹽為名肆掠村落閒一日遇諸暨
商奪其所齎錢撲殺之投尸於水走告縣曰我獲私鹽
犯人畏罪赴水死矣官驗視以有傷疑之遂以疑獄釋
而泰追詢覆案之具得裕所以殺人狀又餘姚孫國賓
獲姚甲造偽鈔受賂而釋之執高乙魯丙赴有司誣以

同造偽鈔高嘗為姚行用實非自造而魯與孫有隙故
并連之師泰疑高等覆造不合以孫詰之辭屈而情見
即釋魯而加高以本罪姚遂處死孫亦就法

貢公亦善於推鞠矣詞雖繁而事可取故併錄之

易貴辨紙

以下四條
俱皇朝事

國朝易貴成化閒守辰州府有篋人擔紙息肩路傍倦
而寐熟為人盜去訢於貴即使人擡失紙處一石到府
階下杖焉擁入觀者如市閉門量所出有以資篋人復
詰曰汝紙有識乎曰有遂俾候住在外數日出公牘泛

學海類編
買諸賈人紙彼送至今各書名於上乃召寡人認之果得原紙從而追究盜紙伏罪

彭祥還貲

郭彭祥宏治閒守眉州問刑明決鄰封合州有兄弟二人兄官別省其貲每託弟攜歸置產契券俱弟收掌兄卒於官嫂扶襯歸弟絕無所與又無籍可稽嫂訴於州訊不復迺越境訴於郭郭即隱告者取獄中賊指扳其弟爲同夥乃移文本州械致詰曰汝與某人爲盜致富其弟泣曰吾兄仕宦所得未嘗盜也固詰之詞甚詳一

一錄記乃速其嫂語之弟遂款服還貲產

筠守釋誣

宏治末察稽江郡帑藏及筠筠守周君津貳王君珀銳志治盜義民廖顯六素効追捕劇盜甘乾八報復焚掠廖殺之二君益追治逮捕一惡少怡然就獄云與某村某某等隨甘行兇眾將信之察曰死地人所苦也彼甘就焉容非其情可稍須之倘得羣醜參鞫未晚後兩月馳報曰子言是也向之惡少嘗行竊數爲某某窘辱因忘身攀誣今獲真盜釋矣觀此聽訟者可以躁心乘

之哉

梅妻逆天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不潔圖去梅以快所私梅與族叔
錯素雠相絕歲鄉人社會梅家醉散入夜梅忽死於碎
甕間錯乍聞惻隱往視急還妻懼錯或許發謀所私者
誣錯挾雠乘梅醉跌未死往殺之有司逮至訊鞫凡刑
加梅妻輒毀加錯迺無毀焉疑其妻冤益拷錯不勝遂
誣服尋上官讞改錯戍邊遇雷雨必焚香籲天後梅妻
頸生惡瘡三呻吟苦楚以死所私者亦別奸重典蓋妻

故碎甕擠梅於上刀其頸三擬詭稱醉跌觸甕死適錯
往視以其雠誣之則易信且滅所忌也刑具則所私賂
吏卒夾視等鐵異新故索異麻草堅勤朽脆相懸絕同
惑有司云夫情偽微暖其變千狀奸惡不足異也明慎
可少忽邪若夫天人之際亦嚴矣

梅妻蓮天

有王梅者好酒其妻蓮天也蓮天好酒亦好飲
梅妻蓮天好酒其妻蓮天好酒亦好飲
梅妻蓮天好酒其妻蓮天好酒亦好飲

梅妻蓮天好酒其妻蓮天好酒亦好飲
梅妻蓮天好酒其妻蓮天好酒亦好飲
梅妻蓮天好酒其妻蓮天好酒亦好飲

刑法叙略

刑中六甲更治大理聖帝聖王國平書
刑中六甲更治大理聖帝聖王國平書

折獄致刑著於義易維明克允載於虞書斯則制治在

乎勅法勅法在乎得人之義也舜以咎繇作士故尚書

云咎繇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又謂之大理故文子

曰咎繇喑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夏商之制無聞周制

大司寇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小司寇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士師掌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

卿士遂士縣士方士各聽其所法獄訟司刑掌五刑之

法以麗萬民之罪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以贊司
寇聽獄訟掌囚掌守囚及刑殺掌戮掌斬殺司隸掌囚
執人布憲掌邦之禁皆治刑之官也列國有士師論語
所謂孟氏使陽膚爲士師也亦謂之理史記所謂李離
爲晉文公之理也秦制廷尉掌刑辟秩二千石古者兵
獄同制故謂之尉漢制尙書三公曹主斷獄二千石曹
掌中都官盜賊辭訟罪法亦謂之賊曹又御史屬官有
法令曹掌律令廷尉秩中二千石有正及左右監秩皆
千石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武帝建元四年復爲廷尉

宣帝地節三年初置左右平殺皆六百石掌平詔獄冠
法冠哀帝元嘉二年復爲大理自孝武而下置中都官
獄三十六所各有令長之名如宗正領都司空令丞主
置罪人少府領若廬令丞主詔獄治將相大臣之類也
又置繡衣直指出討姦滑治大獄不常置其有大獄則
令雜治如王嘉致都船詔獄使將軍以下與二千石雜
治之類也其次卽令就問如廷尉請補衡山王遣中尉
大行卽問之類也其當罪又令雜議如淮南王所犯不
軌丞相御史宗正廷尉雜奏又詔列侯吏二千石議是

也後漢置治書侍御史選高第明法律者爲之天下讞
疑事則以法律當其是非廷尉卿中二千石掌平獄刑
罰奏當所應凡郡國讞疑罪皆處當以報員吏百四十
人又省右平尚有左平又罷中都官以下諸詔獄獨廷
尉雒陽縣有焉魏武初建國改廷尉爲大理又置律博
士又置定科郎主定法令都官郎主軍事刑獄黃初元
年復以大理爲廷尉管制初以三公尚書掌刑獄大康
中省之以吏部尚書領刑獄又廷尉主刑罰獄訟屬官
有正監平通視南臺治書爲尚書郎下遷又有律學博

士又置黃沙治書侍御史秩與中丞同掌詔獄又廷尉
不當者皆治之後省去咸甯中又置廷尉丞宋增置都
官尚書掌京師非違兼掌刑獄又增置刪定郎如魏之
定科郎齊廷尉置丞正監平律博士各一人梁初曰大
理天監元年復爲廷尉廷尉視祕書監丞視皇子行佐
正視正王佐正監平三人比舊選少重服獬豸冠絳幘
皂衣銅印墨綬又革置建康縣獄三官視給事中以尚
書郎爲之冠服同廷尉三官元會廷尉三官與建康三
官皆法官皂衣服朝以監東西中華門手執方木長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輔政
尺方一寸謂之執方器又置律博士視員外郎後魏孝
文大和中廷尉卿品第二上少卿品第三上正監評丞
品第五中獄掾品從第七下二十三年復次職令廷尉
品第三少卿品第四正監評品第六丞品第七永安二
年復置司直事十人視五品上不著曹事復治御史簡
劾事北齊大理寺決正刑獄卿屬官正監平各一人律
博士曰人明法掾二十四人捉事督二十四人掾十人
獄丞掾各二人司直明法掾各二人後周依周禮建六
官有司寇卿領秋官府司寇等眾職又有刑部中大夫

掌五刑之法附萬人之罪隨文帝改周六官依前代之
法復置都官尙書侍郎後改爲刑部復置大理寺卿少
卿正監平各一人司直十人律博士八人明法二十人
獄掾八人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正監平正六品律博
士正九品煬帝又改丞爲勾簡官增置十六人分判獄
事唐制御史大夫中丞掌邦國刑憲典章其屬侍御史
掌推鞠獄訟謂之東西推凡有別勅付推者則按其實
狀以奏尋常之獄推訖斷於大理興元元年又詔殿中
侍御史同知東西推分日受事謂之四推置刑部尙書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刑部
一人侍郎一人掌天下刑法及徒隸勾覆關某之政其屬刑部郎中員外各二人掌三尚書侍郎舉其典憲而辨其輕重都官郎中員外各二人掌配隸簿錄俘囚以給衣糧藥瘡以理訴競雪冤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並正五品員外並正六品龍朔三年改刑部尚書曰司刑大常伯侍郎曰少常伯郎中爲大夫都官爲司僕咸亨元年復爲刑部光宅元年改爲秋官神龍元年復舊又置大理卿一人少卿二人掌邦國折獄詳刑之事明慎以讞疑訟哀矜以雪冤獄公平以鞠庶獄正三

人掌參議刑獄正科條之事六丞斷罪不當則馭正之丞六人掌分判寺事凡有犯皆據其本狀以正刑名凡六丞判尚書六曹所統百司及諸州之務其刑部丞嘗押獄每一丞斷事五丞同押若有異見則各言之主簿二人掌勾簡稽失凡官吏之負犯并雪冤者則據所由文牒而立簿爲獄丞三人掌率獄吏知囚徒司直六人評事十二人掌出使卿從三品少卿從四品正從五品丞從六品主簿從七品獄丞從九品司直從六品評事從八品龍朔二年改爲詳刑寺卿爲正卿正爲大夫咸

學海類編
卷之六
刑法敘略
六
事功

亨元年復爲大理光宅元年改爲司刑神龍元年復故
凡吏曹補署法官則與刑部尙書侍郎議其人可否然
後主擬若存制使覆囚徒則御史大夫中丞與刑部尙
書參擇之凡天下之人有稱冤而無告者御史大夫與
中書門下爲三司以鞫之大事奏裁小事專達三司雖
按而非其長官則侍御史與刑部郎中員外大理司直
評事往訊之五代因之歷代丞相三公刺史守相令長
之從事掾屬其孚刑獄則有決曹辭曹賊曹法曹司法
長流刑獄之類焉夫律令者國之衡石刑辟者人之銜

轡故王者慎其事擇其官以成欽恤之心以致平反之
治然後上靡苛政下無冤民庶獄清而善氣應其由茲
乎故類其善惡自成一編

有倍全分釐之級凡五等有等級高下者皆爲格表奏
帳籍關牒符檄之類有體制模楷者皆爲式自五季衰
亂禁網煩密太祖受禪始定折杖之制建隆三年定大
辟詳覆法制大理寺詳斷而後覆于刑部凡諸州獄則
錄事參軍與司法掾參斷之又懼刑部大理寺用法之
失別置審刑院讞之吏一坐深則終身不進由是皆務
持平旣而詔曰竊盜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于律
文非愛人之旨也自今竊盜贓滿五貫足陌者死舊法
強盜持杖雖不傷人皆棄市又詔但不傷人者止計贓

論令諸州獲盜非狀驗明白未得掠治凡有司擅掠囚
者論爲私罪帝每親錄囚徒專事欽恤嘗嘆曰堯舜之
時罪止于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故大辟非情理深
害多得貸死太宗太平興國六年詔自今長吏每五日
一錄囚情得者卽決之復制聽獄之限大事四五日中
事二十日小事十日不他逮捕而易決者毋過三日先
是諸州流罪人皆錮送闕下所在或黃緣細微道路非
理死者十恆六七張齊賢請凡罪人至京擇清強官錄
問若顯負沈屈致罷官吏令只遣正身家屬候旨其干

繫者免錮送乃詔諸犯徒流罪並配所在牢城勿復轉送闕下雍熙元年令諸州十日一具囚帳及所犯罪名繫禁日數以聞帝閱諸州所奏獄狀有繫二百人者乃令門雷寄禁取保在外其鞫獄違限及可斷不斷事小而久繫者有司駁奏之三年用儒士爲司理判官淳化初置諸路提點刑獄司凡管內州府十日一報囚帳有疑獄未決卽馳傳往聽之自端拱以來諸州司理參軍皆帝自選擇民有詣闕稱冤者亦遣臺使乘傳按鞫數年之間刑罰清省矣旣而諸路提點刑獄司未嘗有所

平反詔悉罷之眞宗咸平元年從黃州守王禹偁之請諸路置病囚院徒流以上有疾者處之四年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官時御史鞠殺人賊獄具知雜王請隨巒高之帝曰五刑自有常制何爲慘毒也嘗覽囚簿見天下斷死罪八百人憮然動容語宰執曰雜犯死罪條目至多官吏儻不盡心豈無枉濫故事死罪獄具三覆奏蓋甚重慎何代罷之遂命檢討沿革仁宗尤加意欽恤卽位之初詔內外官司聽獄決罪須躬自閱實刑部以薦詳覆官帝記其姓名曰是嘗失入人罪烏可在法吏天

聖六年集賢校理聶冠卿諸罷覆杖笞而徒以上雖不繫獄皆附奏詔從其說自定折杖之制杖之長短廣狹皆有尺度而輕重無準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爲言詔無過十五兩元豐時勅刦盜五人以上方論以重法紹聖後有犯卽坐不計人數復立妻孥編管法六年詔文武官有犯于邊防軍政者刑部立定斷仍三省樞密院同取旨行之論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論徒以上減凡人一等謀殺盜詐有所規求避免而犯者不減因毆致死者不刺而配鄰州情重者奏

裁紹聖閒章惇蔡卞用事起同文館獄將悉誅元祐舊臣賴哲宗有詔勿治徽宗時刑法已峻雖常裁定笞杖之制而有司猶從重比高宗建炎中詔用政和遞減法凡蔡京當國所請御筆以壞正法者悉釐正之孝宗究心庶獄每歲臨軒慮囚未嘗以私廢法舊以絹計贓者詔遞增其數以寬假之理宗起自民間具知刑獄之弊初卽位親制審刑銘以警有位然天下之獄不勝其酷監司邵守擅作威福諸掉柴夾幫箍腦超棍之刑慘毒不可枚舉至度宗時雖累詔禁止之終莫能勝

元

元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循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混一疆宇由是簡除煩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至元新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風憲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焉書成號大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爲條九十有四條格爲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爲條七百十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至五

十七爲笞刑凡六十七以至一百七爲杖刑其徒法年數杖數相附麗爲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又鐐之流則南人遷于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于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陵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爲五刑後世除肉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嗣後繼體之主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

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大德閒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爲九今之杖一百者宜止杖九十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閒惟知輕典之爲尙百年之閒天下又安夫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用譎行私而凶頑不逞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

明

明太祖洪武元年卽定爲律令一百四十五條頒行天

下諭之曰律令者治天下之法也令以教之于先律以齊之于後天下果能遵令而不犯于律刑措其何難哉六年命刑部尙書劉惟謙等造律文明年書成其篇目一準于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鬪訟曰詐僞曰雜律曰捕亡合六百有六條又有大誥三篇及大誥武臣等書唐宋所謂律令格式與其編勅皆在是也太祖御製序云今後法司只依律與大誥議罪合黥刺者除黨逆家屬并律該載外其餘有犯俱不黥刺雜犯死罪并徒流遷徙笞杖等刑悉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依今定贖罪條例科斷刊布中外臣民咸使聞知時帝
懲元氏以寬縱失天下立法甚嚴臣民有犯必誅無輕
貸者凡有貪酷縣令許里老解赴京師剝皮問罪宏治
十三年頒所爲問刑條例于天下嘉靖三十四年又續
增之共三百八十五條事例萬歷十三年命刑部尙書
舒化等重加修定時臣僚言律有重而難行故例常從
輕不無過輕而失之縱律有輕而易犯故例常從重不
無過重而近于苛如強盜傷人與殺人者其情自異雖
同梟示之條私賣軍器比出境者其罪既同原無各斬

之律人命出辜限而通擬抵償恐多冤獄略賣至三犯
而照前發遣未足懲奸冒籍生員非賈文頂替之比何
以俱發口外賣放軍犯有終身永遠之別豈容一槩代
當至于加死爲重不引律而卽引律梟示尤重律無斬
而例卽梟凡此據文既有可訾于律不無相礙必求經
久之議以協情法之中敖英嘗論曰國朝之律可謂情
與法並行而不悖者如十惡不原法也八議末減情
也干名犯義者法也得相容隱者情也自首免罪者情
也猶追贓証者法也罪有加者法也有減者情也有從

重者法也有免科者情也凡法之所在而不姑息者義之盡也凡情之所在而必體悉之者仁之至也邱濬論律令亦云律者刑之法令者法之意法具則意寓乎其中方草創之初未暇詳其曲折故明示以其意之所在令是也平定之後既以備其制度故詳載其法之所存律是也伏讀祖訓止命子孫守法與大誥而不及令是誥與律乃朝廷所當世守法司所當遵行者也事有律不載而具于令者據其文而援以爲證用以請之于上可也萬歷之季王肯堂纂爲律例箋釋一書凡見行條

例及會典諸書有資互考者悉附焉其言曰以律繩人卽古懸法象魏之意蓋禁之于未然而非欲不失刑于已然也今之仕宦者多不體此意爲經生時旣目不知律及有民社之寄又漫不經心一切倚辦吏書而已其不任吏書者又于原籍攜帶訟師罷吏同至任所用爲主文招權納賄無所不至已多冤民矣又鍛鍊以爲能鉤距以示察奈何草菅千百命以莊嚴一官也哉夫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不能仰體聖祖之心教詔無素卽使刑當其罪已爲不教而誅况移情就

律枉濫實多乎問刑官溺職若此皆由內外風憲官員
不行考校之過也所以冤抑不平之氣上干天地之和
下爲水旱災沴夫律意必講而後始明非獨詞旨簡嚴
奧博不易討究而刑期無刑用主不用上帝好生之心
虞廷欽恤之意三十卷中時隱時見非俗吏桎梏章句
者所知是不可不細講也崇禎時蔡懋德患讞獄者都
不知律意乃精註明律又有讀律源頭如明明德格物
絜矩及去所去辟去驕泰并周易尙書等經籍中律語
以冠于先又有輔律詳節如大誥條例之類以續于後

此二書者誠足與明律相附而行也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折獄卮言引

甚矣折獄之難也余嘗讀易至訟卦之象辭而重有感焉夫既曰有孚何以復言窒正以見聽訟之際少有一毫矜能炫才深文好察之臆見萌于中對簿之人脫或詞不達意輒干有司之喜怒而刀筆舞文之輩遂得窺伺而迎合之于以顛倒是非株累而蔓延者何可勝道故雖有孚而仍窒也聖人斷之以吉非惕中不可且戒以終訟必凶苟非遇大人之明其險與涉大川等而利不利可知也顧余自爲郎而守東萊守巴蜀再守京江

歷中外幾三十年凡遇聽斷惴惴以聽訟不猶人不能
片言折獄爲懼雖不敢以王賀歐陽觀自期而既得其
情哀矜勿喜之古訓謹志之弗敢忽舊著折獄卮言一
編友人力勸付梓公諸當世謂此非余一人之私言皆
古聖賢之明訓也司刑之官共存此心以聽訟而治獄
庶有孚者不復慮其窒礙于以仰副我
皇上好生之德不嗜殺之仁而於變時雍之上理旦夕
可奏矣

折獄卮言

清 浙西陳士鏞宿峰著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歟折者斷絕之義如樹
之折枝不使株連牽蔓旁及無辜也凡物無兩是亦
無兩非詞外牽連固無論矣卽兩造對鞫若被告得
實或原告有些微小過因其互訐而併論之是亦不
斷絕之義也

易曰澤上有水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斬絞之罪有立
決監候監候者緩死也而取象中孚者何孚之義有

學海類編
二
事功
二有以實爲孚者有以虛爲孚者中孚者中虛也兇
惡之徒人理滅絕聽訟者中懷憤嫉律應緩者而常
速之聖人知其然故於中孚示戒卦象皆實而中獨
虛卦義澤中之水有風則動無風卽止非如長江大
河風靜而流不息故折獄之時不敢存絲毫之意凡
愛憎固無所私卽嫉惡亦所不用胸中太虛如澤之
遇風而作止無心則雖當死之罪自依律而不至於
速死矣

又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山上之

火離明也日麗於山時將暮矣行旅心驚迫欲止息
故象爲旅而旅之離巢而欲息者莫如獄君子明慎
兼施速爲歸結不使獄中之人思歸不得如鳥焚巢
而無所止息也夫貿遷之徒征戍之士仕宦之客遷
流不返尙有羈旅之愁室家之想况乎公門匍匐縲
綆在身者哉司獄者念其抑鬱毋停滯毋妄駁使旅
得早歸則明而得止矣

又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夫賁文明
也而曰無敢折獄何哉山上之火大明也山下之火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二
事功
小明也火在山下明不及遠恃其小明欲以燈燭之火旁矚無疆不可得矣君子觀象知戒不以文飾之事施於折獄之閒記曰悉其聰明致其忠愛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卹皆至誠惻怛不尙文飾之義小智之徒矜己自詡不知明德大畏之事深文巧詆附會羅織自以爲明不知讞獄之惡莫如文致聖人於剛柔相文文明以止之卦獨嚴折獄之戒曰无敢言以彼文此庶政皆然惟折獄不許而戒乎小明嗚呼深文曲法之徒聖人固淚惡之矣折獄者慎之哉

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蹟恕者在求之以情蹟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蹟可宥聖王懼逆詐之濫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蹟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聽苛慝不作教化以興

呂刑曰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蓋言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又曰輕重諸罰有權所謂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又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

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甚言非口
才辨給之人可以折獄心溫良長者方可折獄凡德
獄者當盡其心察獄詞必于其差而察之但察詞不
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又必
惻怛謹畏以求其情明白開啓刑法之書與眾占度
庶無過差

又曰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於
單詞蓋使有德者典刑其任責配天在下當明審清
察於無證之偏詞又曰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
尤永畏惟罰亂治也無不由以中而聽斷獄訟之兩
辭無圖私利其家以聽獄鬻獄得貨非家之寶惟聚
罪狀自有百殃當長懼爲天所罰又曰哲人惟刑無
疆之辭屬於五極咸中有慶蓋言明人用刑有無窮
之譽也五刑皆得其中是以有慶司刑者不可不慎
也

禮記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
附從輕赦從重蓋周禮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

訊羣臣二訊羣吏三訊萬民刺殺也有罪當殺者先問之羣臣次問之羣吏又問之庶民然後決其輕重若有發露之旨意而無簡覈之實蹟則難於聽斷矣于是有附有赦焉附而入之則施刑從輕赦而出之則宥罪從重所謂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也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情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惻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比音俾猶例也明視聰聽而察於詞色之

閒忠愛惻怛而體之於言意之表庶可以盡得其情也

歐文忠公母訓曰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嘆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司刑者不可不謹也

尚德緩刑書有曰今治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

尚獲公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
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數歲以萬計此仁聖之所以
傷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生樂痛則
思死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
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
鍛鍊而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
有餘辜何則鍛鍊者文致之罪明也司刑者不可不
戒也

刑獄死生出入所係當于無可疑中求其可疑期於有
所疑中求其可信書云惟明克允所謂明且允者必
善辨天下之疑獄 疑獄之屬凡二一曰情事之疑
一曰法律之疑以為盜也而賊無可憑以為殺也而
仗無可據雖犯者自以為是吾則無所取徵期吾明
刑弼教諸君子相與詳慎而討論之傲屬辭比事之
義盡講張情偽之變本惻隱愷悌之誠推天理人心
之極使由此廷尉得其平而民自以不冤庶幾不素
餐之一事也

五刑之設所以輔德化之窮而非所恃以爲制治清濁之源也書曰明刑弼教又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意蓋可見矣三代之時德威並用雖鈞金束矢有其制嘉石肺石有其辭而淳風未遠犯法者寡漢唐以後法網益密奸宄日滋雖民心之不古若亦用法者徒事章程之末而未究其原本也故子產鑄刑書叔向責之趙鞅作刑鼎仲尼非之曾子有言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觀聖賢之論時刻戒謹恐懼可耳先正遜避刑官謂傷和多陰禍不知惟刑也倍關仁惟

刑也倍宣仁苟能以仁心傳法何刑不祥

夫猛集事寬亦未嘗廢事然寬者民裕而懷猛者民殘而怨爲政何苦不求其懷而求其怨乎吾觀前史所載若朱邑龔遂召信臣其所居見稱所去見思沒則祠而祀之又子孫世世昌盛享爵祿無已若郅都甯成王溫舒輩豈惟禍逮其身子孫亦無遺類豈非天道好仁惡暴其徵亦可畏也

漢詔曰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律條曰毋偏任喜怒移情就例固理官所當書紳者也若夫悉其聰明致其忠

皇清類編 卷之三
愛使無情不盡辭而幽隱得顯白則在乎折獄者矣

折獄卮言終

河源記

元

潘昂霄

撰

延祐乙卯春聖天子以四海萬國之廣軫念庶民艱虞
罔控告也分使詣外郡諸道布揚德心戚休興替之清
洿揚激之畿甸密邇獨不得均其澤越五月詔前翰林
學士承旨臣闊闊出翰林侍讀臣昂霄奉使宣撫京畿
西道臣昂霄承命驚悸罔措惟務罄竭忠赤盡民瘼後
已闊公一日語昂霄余嘗從余兄榮祿公都實抵西國
窮河源耳之不覺瞿然以駭有是乎哉請畢其語公曰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歲在庚辰欽承聖諭黃河之入
中國夏后氏導之知自積石矣漢唐所不能悉其源今
爲吾地朕欲極其源之所出營一城俾番賈互市規置
航傳凡物貢水行達京師古無有也朕爲之以永後來
無窮利益蓋難其人都實汝舊人且習諸國語往圖汝
諧投招討使佩金虎符以行是歲四月至河州州東六
十里有甯河驛驛西南五十里山曰殺馬關林麓穹
隘譯言泰石答班啓足寢高一日程至巔西邁愈高四
閱月約四五百里始抵河源冬還圖城傳位置以聞上

悅住營之授土蕃等處都元帥仍金虎符置寮案督工
工師悉資內地造航爲艘六十城傳措工物完闕闕出
驛聞適相哥征昆哥臧不迴力阻遂止翌歲兄都實旋
都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
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溺不勝人跡逼觀弗
克旁履高山下眎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惱兒火敦譯
言星宿也羣流奔湊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刺腦兒
自西徂東連屬吞噬廣輪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驚成川
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

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朮合流入赤賓
其流寢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岐裂八
九股名也孫幹論譯言九度通廣六七里馬亦可度又
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馬過之民聚落糾木
榦象舟傳毛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東廣可一
里二里或半里深叵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
亦耳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乞里塔卽崑崙也山
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遠年成冰時六月見之
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半日程

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闊卽及闊提二地相屬又三日
程地名哈刺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多寇盜有官兵鎮
防崑崙迤西人簡少多處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
獸有髦牛野馬狼狽羴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亦漸下
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來
名納鄰哈刺譯言細黃河也又兩日程水南來名乞兒
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至崑崙北二日程地
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至貴德州地名
必赤里始有州事官府州隸河州置司土蕃等處宣慰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卽禹貢積石五日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水南來入河又一日程至蘭州其下過北卜渡至鳴沙州過應吉里州正東行至甯夏府南東行卽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地而自發源至漢地南北澗溪細流旁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必赤卑也漢張騫使絕域羈聯拘執艱厄百罹歷大宛月氏等數國其旁大國五六皆稱傳聞以爲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

哉史稱河有兩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北行出葱嶺河注蒲類海不流洑至臨洮出焉今洮水自南來非蒲類明矣詢之士人言于闐葱嶺水俱下流散之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崑崙至嵩高五萬里閼風元圃積瑤華蓋仙人所居又何耶唐史土蕃傳河上流由河洪濟梁南二千里水益狹春可涉秋夏乃勝舟其南二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古所謂崑崙其言頗類然止稱河源其閒云國家敞天威亘天所覆燾無閒海內外冠帶萬國罔非

學海類編
臣妾視漢唐爲不足訝故窮河源去萬里若步閨闈嘻
盛典也不可不志因志之都實族女真蒲察氏統烏思
臧路暨招討都元帥凡三至土蕃闊闊出今除甘肅行
省參知政事是歲八月初吉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
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潘昂霄謹述

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爲未有志河源者道
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
之水西流注于泐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
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泐澤經山又稱

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
亦云陽紆之山河曰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
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卽崑崙山也地里
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
有或稱無而河源所著異同況世殊代易各地亦異
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
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
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
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帥諸部軍征西

學海類編 卷之三
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于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
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于目擊
非放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
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搜
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
戲當四海混一之盛聞廣見覈致數千載莫能究者
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
休也公之子詡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
閒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于世屬九思

爲之叙云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日南至奎章閣學
士院鑑書博士文林郎柯九思書

學海類編

卷一

大

事



